

# 魔界浪娃

李淳  
著



# 魔界浪娃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

## 内容提要

霹雳掌是一种威力巨大，震慑武林的旷代绝技，已经失传多年。然而平青云这个浪娃却受乃师之托，一定要找到失踪廿二年之久，霹雳掌的创始人——霹雳天尊的下落。

此要求有如痴人说梦；要寻觅不啻于大海捞针。正当，侦察稍有进展，线索微露端倪之际，浪娃却被卷进了武林帮派大决斗的漩涡，生死沉浮之时，他没有忘记乃师之托，他以高超的武艺战胜了各种敌人，使侦察得以继续进行，然而最终查到的却是：一种类似于霹雳掌的功夫，其人也跟霹雳天尊毫无关系。

正当他深感失望的时刻，奇迹发生了，霹雳掌这种旷代绝技竟被一个不足廿岁的青年人在格斗中使用，此人竟然还是浪娃熟识之人。这人是如何学会的霹雳掌，他与霹雳天尊有何关系？这些都成了浪娃侦察焦点，他又侦

察时险些死于非命……

此书情节波澜起伏，惊险多变，引人入胜。如能开卷一览，保您欲罢不能。

为加内林虎烈家，大三在魔性一具掌家  
 味卦射个夏六香平而然。平及卦夫登子，妹  
 霞，大五平二廿般夫怪拜要家一，妹之聊代受  
 。慕下怕事天家霞一一入出除怕掌霞  
 彩大千香不意早要；尊射入海吐商朱舞此  
 二所器霞翔索然，弟数存醉寡胎，世五。性妹  
 。离难怕半失大都那林为了数喜妹味卦射，利  
 面以出，妹之聊代所忍有射射，相二半派天主  
 报想射以器察胎射，入卦性各了超跳子为怕  
 掌家霞于响类性一，另味怕恒查独最而然，许  
 系关天家喜天家霞罪逃入其，夫如怕  
 霞，了来更面香，随和怕壁交激器断世五  
 平香怕岁廿天不个一妹受妹能外怕性空掌霞  
 二只博卦然另五我竟入此，用射中卡赫毒入  
 事天家霞出出：掌家霞怕会半件吐景入致。入  
 胎又出，点息察胎卦射了另味些致。系关所官

## 回 目 录

- 第一回 挚友破家离故土 ..... (1)  
平生装鬼救周女
- 第二回 破囚禁英雄初出道 ..... (45)  
会飞龙豪杰再显威
- 第三回 助赵家侠义大聚会 ..... (86)  
劫苏女君子小诙谐
- 第四回 战飞龙青云救飞女 ..... (124)  
怨英雌老魔瞎赌气
- 第五回 戏群豪青云闹赵府 ..... (166)  
恋英杰飞女斗飞龙
- 第六回 战魔怪青云初识“霹雳掌” ..... (203)  
落荒村倩女侍伤意中人
- 第七回 再谈判正邪晤白杨 ..... (248)  
飞天龙一剑震狼魔
- 第八回 擒保镖专云再识霹雳掌 ..... (287)  
乍相识英杰初中吴女毒
- 第九回 再相会青云吴女夜品茗 ..... (333)  
英霸怒飞龙欲离是非地

- 第十回 惧犯禁群豪离徐州 ..... (369)  
 动邪念浪鬼调夫人
- 十一回 正邪布阵酿冲突 ..... (403)  
 侠妖械斗展厮杀
- 十二回 中迷香苏女遭敌擒 ..... (441)  
 斗浪鬼英雄获蛟筋
- 十三回 救恋人飞龙探虎穴 ..... (483)  
 逮老者青云绚天雷
- 十四回 陷柘林青云飞龙初合作 ..... (526)  
 生死场母女托意护地残
- 十五回 恶满盈地残遭杀戮 ..... (570)  
 施神技英雄出陷坑
- 十六回 评青云二母论女斗心机 ..... (605)  
 暗盯哨七杰潜伏入密窟
- 十七回 格斗中飞龙使霹雳 ..... (644)  
 扶老道清一论神功
- 十八回 恋人怨莽汉入圈套 ..... (683)  
 长鞭击青云降飞龙
- 十九回 见刘道飞龙认乃祖 ..... (725)  
 万里游救友奔前程

## 第一回 挚友破家离故土 平生装鬼救周女

国人谈历史，必言三皇五帝。

这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帝，有一玄孙，姓钱名铿，此人善狩猎，常捕得雉鸡数只，杀雉作羹又是这钱铿的拿手绝活儿。

这钱铿，人很聪明，又善于迎奉。他经常将亲手调制的雉羹送到宫中，献给帝尧吃，帝尧吃了这味道鲜美的雉羹，大加赞扬。

事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久而久之，帝尧为了表彰钱铿的忠心，就将彭城之地封给了钱铿，此后，世人将这钱铿称为“彭祖”。

这彭祖乃是我国传说中的长寿人物，历经夏、商、周三朝。他八百余岁，还在商朝、周朝为官，可称精力旺盛，青春不老。

彭城便是后来的徐州，其地在夏朝时已是商贾云集的大埠；其城置于鲁、皖、苏交汇之处，古今乃兵家必争之地，历经战火，屡毁屡建，悠悠苍桑，传承继替，沿续至今。

徐州城中有一天齐庙，其庙三进的院落，三重大殿，建

筑雄伟，气势恢宏。

殿脊之上吞金隐兽，庙宇之中复道回廊，三檐四簇，红墙青瓦甚是壮观。

这庙的香火很旺，每逢初一十五，善男信女成千上万，纷至沓来，焚香燃烛，顶礼膜拜。

进香的人群中，有一年轻汉子，年纪约廿二三的样子，他身材魁梧，雄壮伟岸，剑眉凤目，英气勃勃。

此人叫平青云，是徐州镇南镖局掌鞭赶车的伙计。

他走南闯北，历尽凶险，这刀口生涯，他已作了五个春秋。

几天前，他父亲有信捎来，让他辞工，回家务农。

他在城中有一好友，名叫高长山，原是恒源客栈的伙计，现被解雇在家。

平青云去高家与好友道别，路过天齐庙，不觉游兴大发，随潮逐流进入庙中。

庙会期间，玉皇殿侧面庑廊下，是买卖之地。各种香烛祭品，应有尽有，各种食品，花色齐全。游人香客各购所需，交易红火。

在货摊中有一个人卖各种假面具的，平青云甚觉好玩，他买了一个绿色的鬼脸面具顺手塞在行囊中。

拥挤的人群中气味杂异，汗尘齷齪，令人难耐。

他刚想挤出人群，忽觉背后，有人轻扣肩头，他扭头一望，见几个男女诡秘一笑，一个瘦笔杆一样的中年男子对他说：“劳驾，闪一闪让我们过去！”

他向后退身，让出道来，见瘦笔杆和四个人抬着两只木箱，向前飞快走去。



平青云平时甚爱猎奇探秘，刚才与这伙人交错之际，他感觉这几个人行动慌张，神情诡秘，必有不宜之隐。

想到这里，他不禁也穿过人群，紧追不舍。

他潜踪匿迹紧随其后，到了这庙的最后边，伏魔殿的侧面，一排道人宿舍的房前。

四个抬箱人侍立门前，笔杆瘦猴敲门进去。

须臾之间，房门大开，一个彪形大汉押着两个公子模样的人出来。

这两个人嘴塞棉絮，蛟筋捆手。

平青云藏在不可见处，远远偷觑，他一眼看出，这两个公子模样的人是女扮男装。

四个抬箱人将两个箱子打开，那个彪形大汉象装货物一样，分别将两位公子模样的人装在两个箱子里，盖好，四个人抬着，缓缓走去。

途中，笔杆瘦猴不时停下来，回头张望。

那个彪形大汉瓮声瓮气地问瘦猴道：“你总是停下来看什么？”

“我总是觉得，暗中像有人盯着咱们！”

瘦猴有些不安地说。

“我说一杆笔唐老哥，你真是作贼心虚呀！哈哈……”

那个彪形大汉神情坦然，并不在乎。

四个抬箱人见那大汉笑得有趣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“我说厉鬼秀士，还真要注意些，杨大爷多次嘱咐，这两个假货，是忠义门主周正的女儿和她的使女。杨大爷说，有他的女儿作人质，不怕周老头不站在咱们一边！”

一杆笔说着话四外看了看，不免露出紧张的神色。他接

着又说：“办事要谨慎，不可声张，否则弄砸了就坏了！”

“怕什么，砸不了，你放心吧！”

厉鬼秀士厉先礼满有把握，大大咧咧地说。

“我是怕赵家的人，暗中盯上，就坏事了！”

一边说话，一杆笔又左右看看，显得顾虑重重。

“快刀赵玉祥又不是神人，他怎么会知道咱们做得事，再说他知道了，又能怎么样，难道咱们杨大爷还怕他不成？！”

厉鬼秀士没把这些当成一回事，话说的有些蛮横。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这周家父女是赵家请来的客人，周小姐失踪了，赵玉祥肯定要插手！”

一杆笔虽然尽量压低声音，但说话时有些气愤，难免声调提高了些。

“唔……”

厉先礼这才明白，一时语塞。

不一时，他们来到南郊的一座巨宅前，停下来，厉鬼秀士上前叫门。

黑漆的大门，吱呀敞开，从里面走出两个妖艳的女人。

“你们才到哇，哎呀，我们可想你们了！”

两个女人异口同声，浪声浪气。

“喂，先别嚷嚷，我说艳仙和风月五娘，我们将人交给你们，可要看好了，多留心！”

一杆笔说完向四个抬箱人一挥手，四个人把箱子抬进门去，艳仙、风月五娘及厉先礼也都进了大门，一杆笔向左右又看了看，然后吱呀一声把大门关上了。

“我一定要将这两个姑娘救出来！”平青云心中默默地说，他又仔细地端详了一番那黑洞洞的大门和附近的地形，悄然

离去。

窗外夜深沉，天黑如墨；窗内光幽暗，一灯如豆。

土屋里，两个年轻汉子，相对无言，默默而坐。

沉吟半晌，平青云说道：“长山哥，你不要瞒我了，告诉我，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“青云弟，家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不要再为我们牵肠挂肚了！”

高长山目湿眼酸，无可奈何地说。

五年前，平青云来振东镖局掌鞭，就住在恒源客栈，高长山是这客栈的伙计。

高长山对平青云百般照顾，再加他二人义气相投，推心置腹，五年来他二人过从甚密，如兄若弟。

这半年，高家真是多灾多难，厄运当头，祸病从生。

先是长山的父亲高老爹忽得重病，长山为父治病向白曜白阎王借下二百吊钱。

高老爹病重期间，长山歇工侍奉，被客栈掌柜解雇。

高老爹去世时，长山又向白阎王借了一百吊钱，负债累累，陷于危境。

屋漏偏逢连天雨，船破又遇顶头风。现在长山的母亲又重病在床，为母医病，长山把仅有一点家当已经变卖一空。

平青云原有一些积蓄，前几次来高家，他已悉数给了高长山。

平青云这次辞工，镖局掌柜焦长礼又给了三百吊钱，这次来他准备再给长山留下二百吊钱。

青云来时正遇长山与乃妹小荣沉默淹泣。

他兄妹一见青云来到，破涕为笑，掩愁遮悲，佯欢假悦，

献水待客。

青云到高母床前探视询慰，献上水果点心。退到外屋。青云将路上买的吃食拿出，三人用过餐，趁着小荣洗碗时，青云将二百吊钱交给长山，长山推拒再三，方肯收纳。

长山是条铁汉子，家中的灾厄贫病还不至将他压垮，因此青云非常看重他。

但是今天令青云深觉其异，自从踏进高家，他就感觉一切迹象都不对头，他感觉到已有更大的灾祸正降临这个不幸之家。

长山兄妹悲痛欲绝的神色，已露端倪，这一点青云看得一清二楚。

因为心底的深悲巨痛，绝不是脸上的佯欢假悦所能掩盖的。

青云追问再三，长山只是不说。

“好吧，既然家里没有发生什么事，我又何必多问！你原来还说我俩是刎颈之交，现在你家有事还要瞒我，可见是交浅言深，没有什么信义可言，我真是瞎了眼……我走！”

青云说完神情绝决，拔腿就走。

“青云哥，不要走！你不要错怪我哥，他是为你好……”

小荣一边哭着，说着跑了出来，她拽住青云的衣服，又把他拉进屋内。

“今天……今天……”

小荣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今天怎么样？你快说呀！可急死我了！”

青云刨根问底很是着急。

小荣擦了擦眼泪说道：“今天，白阎王来逼债，我哥拿不

出钱来，白阎王说……呜……呜……”小荣再也说不下去，竟然呜呜地哭起来。

“他是怎么说的？你快说呀！”

青云面带怒容，连续追问下去。

啪的一声暴响，陡然间，门被人踹开。

呼啦啦，闯进来七八个人，窄小的土屋，一下子拥挤暴满。

为首一人，大约四十多岁的样子，一付白惨惨的面皮，吊死鬼的眉毛，小母狗眼，塌鼻子，嘴上长着稀落落的几十根鼠须，一张嘴露出了缺七少八的黄牙。

这家伙面带骄横地接上了话茬：“我是说长山如果再拿不出钱来还清我的债，我就要将小荣请过去，做我的第四房太太，哈哈……也省得她在这个穷家受罪了！哈哈……”

这家伙霸然狂笑，得意忘形。

高长山双拳紧握，一语不发，两眼冒火。

高小荣退在墙角，埋首双臂，向隅而泣。

平青云剑眉凝结，凤目炯炯，静观待变。

里间一阵挣扎摔爬的声音，踉踉跄跄，磕磕绊绊，长山娘强撑病躯，来到这人面前，跪在地上，直磕响头。

“白大爷，你行行好吧，我求你了，我们就是砸锅卖铁，也要还你的钱！你不要把我闺女带走，白大爷我求你了！”

长山娘脸色煞白，声音细弱颤抖，如果不仔细听，根本听不清她说得是什么。

“嘿嘿嘿……砸锅卖铁？说得好听，你家的锅在那儿？人我不带走，也可以，但要马上拿钱来，马上拿钱来还我！”

白阎王暴戾凶恶的喊叫。

平青云忿怒藏在心头，假笑堆在脸上，他走向近前对白阎王说：“请问白大爷，长山他欠你多少钱？”

“三百吊，再加利息共是五百吊！”

白阎王眯缝着眼，用牙签一边剔着牙，一边说。

“这样吧，先还你三百吊，剩下的二百吊，十日之内一次还清，这样总算可以吧？”

青云出言铮铮，掷地有声。

“你算那颗葱呀？还钱不还钱，那是我和长山的事，与你何干？”

白阎王说着，母狗眼一瞪，扫了长山一眼。

“长山，拿着我这一百吊钱，再加上刚才给你的，快还给白大爷，余下的，十天之内还清！伯母，您老人家快起来上床歇着吧！”

青云扶起了长山娘，将钱递给了长山。

长山接过钱，又凑足三百吊递给了白阎王。

接过钱，白阎王脸上现出一丝奸笑。

“嘿嘿嘿……这是三百吊，还差二百吊，快拿出来！”

白阎王一阵冷笑过后，继续要债并不罢休。

“白大爷，没有了，十天……之内保证还清！”

长山这个铁汉，说话当中也透着恳求之意。

“不行，没有钱可不能怪我把人带走了！”

白阎王刁蛮凶恶地吼叫。

“姓白的，你是趁人之危，设计抢人，你也欺人太甚了，钱，已经还给你了，你凭什么还要抢人？！”

长山忍无可忍，积愤已久的怒火终于暴发了。

啪的一声，白阎王一个耳光扇了长山一个趔趄。

“长山呀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让白大爷生气呀！”青云端坐躺上床的长山娘，慌忙走过来跪在白阎王的脚下。

“去你妈的吧，你个老不死的！”

白阎王一脚正踢在长山娘的心口上，长山娘当时昏死过去。

“娘呀！……娘呀……呜呜……”

小荣扑在她娘身上大恸不已。

长山扑向白阎王，被白阎王的打手徐老七，王秃子拦住。

白阎王一使眼色，几个打手架起小荣拖出门去。

这时已是凌晨，天放微光。

门外是通街大路，青云纵身冲出，蹲身一个扫堂腿，抢小荣的四个打手连同小荣都被绊趴下了。

这时长山和白阎王扭打在一起。

白府的打手，都要上前动手，白阎王制止他们说：“你们别上手，让我来教训他！”

他说罢，一摆双拳，挂动风声，一阵暴拳连击，如暴风雨一样，疯狂地打在长山的脸上，身上。

长山左躲右闪都未能逃过白阎王的拳头，片刻功夫，长山就被打倒在地。

白阎王并不罢休，他又用脚朝长山腰腹部猛踢。

见此情景，青云摆脱了四个壮汉的纠缠，纵跃如飞，来到白阎王的面前，伸手朝白阎王打来。

白阎王躲过一拳，悻悻地说：“你小子找死吗，让我来告诉你怎么死得快些！”

被打伤的长山看见白阎王要向青云下毒手，心情恐惧，悚

然地向青云说：“兄弟呀，快跑吧，白阎王手黑心毒，他们又人多势重，你小小年纪不要为了哥哥连命都搭上！”

由于伤势很重，长山说完昏厥过去。

白阎王一个恶虎扑食，双拳摆动如泰山压顶，拳风贯耳，呜呜呼啸，直取青云的面门。

青云缩身疾蹲，躲过白阎王的双拳，骤然挺身，来一个举火烧天，一拳打在白阎王的腮上。

“这小崽子，真难对付，还得让太爷费回劲，好，来来来！”

白阎王忿然怨毒地说完，他暗自用上了狠招。

几个围观的打手见势欲上，白阎王手势一摆把他们止住。

这白阎王原是县里的捕头，论武功也是一流高手，追、杀、捕、拿的生涯干了许多年，他也是刀口剑尖上滚出来的人物。

后来因为包揽诉讼，贪脏枉法被解职。刚才他把长山打得焦头烂额，很是得意，他见青云虽然身材魁伟，但年纪太轻，未必有什么真本领。

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

只一个回合，白阎王便看出青云不是门外汉，但也没把青云放在心上，他想稍纵技艺，便可取胜。

白阎王一动身形，挂风带雷，呼啸作响，将身一挫，吸纳一口真气，气舒丹田，运于十指。

白阎王使的是“金刚龙爪功”。

他这龙爪功得自少林真传，手动功发，双手十指如十把钢钩直取青云当胸。



青云一闪身，疾若猎豹，躲过白阎王的一勾，只听刺啦一声，青云的衣服被白阎王钢钩般的手勾住，撕得粉碎。

白阎王一招得意，便心花怒放，他大喝一声，纵身而上，双手如狂风暴雨。

“白龙探爪”、“金钩摘月”、“弯镰割草”、“曲指抚琴”四招连环，疾攻而致。

这几招，只打得青云飞身翻动，毫无还手之力，他的背部也被白阎王的钢爪划破一处。

青云猛然一怔，他师父刘道人的声音又响耳畔。“不是你的武功不强，是心功不强！心如铁，身如钢！遇敌先心胜，后身胜，杀人先心杀，后手杀！”

青云一声怒吼，振作而动，与方才判若两人。他不再躲避白阎王的铁指钢钩。

他一提真气，运发内力，贯丹田，走中宫，真气运于双掌，挥掌如刀，雄浑劲烈，勇推猛劈。

啪的一声，白阎王右手钢爪与青云的铁掌猝然相碰，如金铁交鸣，若雷霆接触，电闪火尖，耀然迸射。

白阎王“嗷嗷”怪叫，他感觉手指象打在了钢铁之上，痛彻骨髓，钻心透体。

稍一疏忽，青云如猎豹扑上，展开手掌猛批白阎王的双颊。

这一阵耳光只打得白阎王眼前金星急闪，火花乱窜，头昏脑胀，疼痛难忍。

众打手一见白阎王遭挫挨打，举刃齐上。白阎王也接过王秃子递过来的一把刀，扑了上来。